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屬辭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屬辭卷四

元 趙汸 撰

存策書之大禮第一之四

三十二内女為諸侯夫人書卒書葬不弔不書卒不會不書葬許嫁書卒來歸以夫人禮成喪書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以上魯女為諸侯夫人書卒者三書葬者二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為之服大功九月而弔喪會葬皆書于策宋共姬葬書月者從諸侯得常之例紀伯姬獨書日葬於仇人異其事也其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杞伯姬卒亦不書者魯不弔也杞畏魯暴之敢不告其女

之喪乎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以上魯女未嫁書卒者一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未嫁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諸侯絶旁期此許嫁諸侯故服其本服而書其卒不書葬者在室葬不以夫人禮也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以上魯女出而書卒者二子叔姬既絶於杞故不書國杞叔姬歸老於魯非杞絶之故書國魯君皆為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子叔姬不書葬同於在室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亦不書葬魯不會也齊子叔姬非罪出而與郯伯姬皆不書卒者宣成之世恩有厚薄皆不得以夫人禮成喪也

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上魯女爲娣書卒書葬者一娣卒史不書此以國亡君没無爲主後故魯君爲服姑姊妹之服而弔喪會葬皆用殊禮故史書于策以明叔姬婦節之髙見莊公恤典之厚是亦所謂存策書之大體者而儒者不察反有責叔姬待終于酅爲非禮者盖坐以非常求之也葬日者國亡而葬於叔故異之也

三十三主王姬之昏爲之服書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以上王姬書卒者一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爾公為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内女亦策書之大體所當存也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為也

三十四内大夫書卒不書葬君不與小斂不書日有加命兼書字卒于外書地不以卿禮終不書

卒諱殺成喪書卒

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蒙上事月）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 九年三月挾卒（蒙上事月）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四年九月甲申

公孫敖卒于齊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月上事闕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襄五年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

羯卒
昭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以上魯大夫書卒者三十不書日者四卒于外書日書地者二當祭而卒者二皆卿也禮王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於卿大夫將葬弔於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然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不徒記臣子之喪而已兼欲志恤典厚薄以見君臣始終之義焉故

當祭卒而猶繹去樂必書況公不與小斂則恤典必
不備宜有以見之也杜氏曰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
君皆親臨之始死情之所篤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
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襄五年冬十二月辛
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
則書日之事也然公孫敖卒於齊已絶卿位而書日
卒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赦父雖公不與小斂恩實
過厚故書日也　公子牙卒時公有疾叔孫婼叔詣卒

時公孫在外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書曰卒禮不責人以所不得備為其有故非不欲臨故皆書日大夫卒于竟外則書地竟内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令案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恤典有厚薄而史亦得用其法成襄而後大夫權重君恩過厚雖有故不臨小斂與恩薄者不同故一切書日此史之變例也兼書字者二季友僖之叔父而有功於僖仲遂宣之叔父而有功於宣其喪葬皆有殊禮傳言

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葢宣之仲遂恩視季友皆賜以

三命而使之世為卿也厥後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

當時以為非禮則以其先未有三命如二氏者也或

謂此葢生而賜族使世為卿然叔牙不書叔亦世為

卿叔肸之子嬰齊仍稱公孫則叔非氏也案杜氏注

公子彄孝公子也謚僖伯臧孫辰彄之孫哀伯達之

子謚文仲臧孫許辰之子謚宣叔是為臧孫氏季友

莊公母弟季孫行父友之孫謚文子季孫宿行父之

子謚武子意如宿之子謚平子季孫斯意如之子謚
桓子是為季孫氏公子牙莊公庶弟公孫茲牙之子
叔孫得臣牙之孫謚莊叔叔孫豹得臣之子僑如之
弟謚穆叔叔孫婼豹之子謚昭子不敢婼之子謚成
子是為叔孫氏公孫敖慶父之子謚穆伯仲孫蔑慶
父之孫文伯穀之子謚獻子仲孫速蔑之子謚莊子
仲孫羯速之子謚孝伯仲孫貜羯之子謚僖子是為
孟孫氏仲遂莊公子也字襄仲仲嬰齊遂之子歸父

之弟公孫嬰齊宣公弟叔肸之子謚聲伯叔老肸之
子字齊子叔弓叔老之子謚敬子輒弓之子字伯
章叔鞅亦弓之子叔詣輒之子無駭展禽之先也
盖師俠不知其世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
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
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大夫以下名氏不

見于策凡事于策皆卿也故卿卒則書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避賢也春秋時晉鄭皆六卿魯專於三桓見于策者四卿齊國高宋華向皆父卒子立策書之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又豈待以書某氏卒為譏也哉卿不書卒者六公子翬公子慶父柔溺公子結叔彭生皆不以卿禮終也若公子牙實殺而以卿禮成喪亦書卒史縁一時君臣隱諱之情而録之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已公羊謂

善季子陸氏謂書其自卒以示無譏皆失經旨公孫歸父叔孫僑如出奔不書卒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卒在春秋後

三五天子大夫卒書同内大夫葬則舉謚稱公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蒙公至月 葬劉文公

以上天子大夫書卒者二書葬者一來赴而往弔也

凡王人皆以内辭書之故書卒同内大夫王子虎戕

士翟泉嘗主諸侯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二子身佩周室安危諸侯之合散繫焉其來赴往弔皆有不容已者不可以常禮論也葬舉謚稱公者王卿士有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者禮不備也

三十六公母弟卒書弟書字

宣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以上公弟書卒者一肸宣公母弟也傳曰凡大子之

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謂春秋所書之弟皆是時君同母之弟葢史文實錄之法非以為加親也肸非見大夫卒不當書宣公以庶篡適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使世為卿比桓莊之族故稱弟稱字而書卒同於見大夫策書實錄而宣公之情不可掩矣若稱公子則嫌於見大夫且無以見宣公寵愛之私史非不知異母之不當踈外也陸氏諸儒辯之過矣

三十七外弑君從赴告

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以上弑君稱名字者八凡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公子公孫不書屬非見大夫也雖弑君者當國得告以名者國猶有臣子不皆逆賊之黨也非手弑而歸罪者以首惡書也趙盾歸生事三傳同而先儒疑之必欲定為手弑然後合於經此不以禮法斷之也史記錄晉人之言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此先王所以明

臣妾之禮杜弑逆之原其來已久非董史甫創其義也歸生為正卿而與謀其首惡無足異者春秋以禮法修辭學者弗深考爾楚虔弑君而比出比歸國而虔縊事與趙盾歸生不同故書其屬而經不日以别之陳氏曰春秋之法茍有逆意於其君雖自殺也亦書弑竊謂周監二代放弑其君必有成憲國史書罪亦有定法非修春秋時始造斯律也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哀六年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以上弒君及其大夫三庶孽初立見弒二君弒而大夫死節必大臣之能與其君存亡者也故得與其君同稱弒而言及弒君者稱名氏例與上同晉獻公殺其世子逐羣公子而立奚齊里克弒之荀息立卓子

里克又弑之克之弑君為重耳也齊景公逐羣公子而立荼陳乞召陽生立之而荼弑故陳乞為逆首二君皆以庶孽見弑與他君遇弑者不同故經不月以異之非弑君者有輕重也

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事上蒙月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以上弑未踰年君一不稱君者一未踰年君見弑稱君所以正其名待猶君之義也經不日别成君也奚

齊庶孽國人不君故輕特筆稱其君之子而又不月以異之其說别見

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以上弒君稱人者三凡稱人皆微者史從赴書之宋人弒君賊由君祖母莒人弒君賊由公子展輿事與齊邴歜閻職不同故經不日以别之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以上世子弑君三蔡侯般淫而不父與他國子禍不同故不日以別之許止非故弑而與商臣同書日則弑逆者罪無輕重明矣又案許止事三傳皆見止非故弑而左氏記事尤詳先儒亦疑之必欲定為故弑而後合於經此亦不以禮法斷之也張主一曰止之

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一施之者以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蘇子由曰今律和御藥不如法者死蓋春秋遺意皆足以斷斯獄矣

文十八年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以上弒君稱國者四告不以名氏故但稱國以弒必

弑君者當國國人皆逆賊之黨故無能以名氏告者若欒書中行偃是也莒僕以其寶玉來納諸公故魯史不著其罪然莒僕因國人以弑父而出奔公子光弑君而自立其事與晉欒書中行偃當國者異而亦皆稱國以弑故不日以别之唯薛弑不月與晉里克齊陳乞同傳無事實不可考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弑吳子餘祭蒙公至月傳序其事亦在五月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以上閽弑國君一盜殺國君一閽賤隸盜竊賊不可
律以臣禮故不言其君閽猶在官故得言弑然殺蔡
侯者實諸大夫之公孫翩也蔡人既殺翩而以盜赴
經賤閽故略不書日蔡實非盜故詳其日以別之孟
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春秋書弑君之義
也是故凡言弑其君者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所以
正弑逆之罪其或文同而事異事同而文異者則以

日月之法别之左氏不知經意見弑君者或稱名氏或稱國或稱人求其說而不得遂定為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盖溺於邪說而不見正於孔氏之徒者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衞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釋臣而歸罪於君劉向說苑記齊人弑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與師

曠史墨之言如出一口皆當時之邪説也晉靈之弒史狐以首惡書重盖王者之法而猶有託為夫子之言謂趙盾為良大夫者自大夫專政士民皆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謗而臣多譽邪説之行有自來矣此夫子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且見弒之君無道者莫甚於齊襄莊晉靈楚虔經皆書弒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公非有四君之惡也獨以無道稱而弒者免於討是豈春秋撥亂之法乎為左氏學

者既已陷于邪説而何休范甯又推以釋二傳其不可為訓抑有甚焉而唐啖趙宋陳氏諸儒亦皆因襲其説而未有悟其非者是亂臣賊子雖知懼於一時而卒見釋於千萬世也由赴告策書之法左氏考之不詳而又不知聖人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故其失至此諸實弑而以卒告者説已見前卒葬類中

三十八殺他國君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以上徵者戕他國之君一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一

自相殺一邾人者邾大夫戕者殘也盖邾使大夫往

殘賊之傳例曰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孔氏曰弑

者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卒暴而來殘賊殺害弑

戕皆是弑也所以别内外之名爾不日者異内弑也

凡諸侯卒則名謹終事詳凶變也故見殺見弑皆名

之既名蔡侯亦名楚子又特書日所以謹華夏之辯
蔡侯嘗弑君且明非討罪也其自相殺則不月畧夷
狄也詳見變文篇

三九内殺大夫言刺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以上内刺公子二義取周禮三刺之法公子買盖公
子之為大夫者不言殺其大夫内事以君命為重故

不以專殺為義所以明臣禮也晉文之興魯欲與楚
故戍衛其殺公子買懼晉也曰不卒戍乃欺楚之辭
史實其誣而罪見矣穆姜僑如之謀公子偃所不知
雖加之罪而事不可書故但言刺而已穆姜指偃與
鉏曰是皆君也蓋欲激公使逐二家非真有廢立之
意季孫歸而殺偃遷怒也不及鉏者鉏幼公不忌也
杜氏謂鉏不與謀非事實矣啖氏謂直書刺者罪當
殺不知書法詳略之由也

四十　外殺大夫稱國稱名討亂稱人不在位不稱

大夫簒公子去屬衆殺稱人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

丕鄭父　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二十八年夏楚

殺其大夫得臣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

先穀　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十五年秋宋殺其
大夫山　十六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
胥童為下弒月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　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
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二

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十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　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哀二年冬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以上外殺大夫稱國者二十八孟子曰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春秋書殺大夫之義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而有罪無罪悉名之以明臣禮示恭順公羊傳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以專殺書其說皆是唯左氏以大夫不名為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以直言見殺公子燮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不得免焉孔

氏引家語論洩冶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為仁劉侍讀亦曰洩冶安於淫亂之朝至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者多矣其論人臣進退大節則善矣然春秋豈於其直言見殺而議其罪與悖亂者同科乎若公子燮之事則華夷相亂說者不辯久矣其或不名與去族皆筆削之旨說見燮文篇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以上外殺大夫嘗弒君者二二君利其弒以除害又以忌克殺之非討罪故史無異文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以上殺大夫專廢立者一及所立公子一瑕稱公子以元咺稟伯主之命立之異於他簒者故書元咺及之而不去其屬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以上殺大夫自外復入者二皆稱人以殺以其稱兵犯國非士師之所能治而必以國人討之也皆不書其大夫以去位而復入為亂非其大夫也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以上外殺大夫稱人者三先都士縠箕鄭父作亂殺先克公子招公子過殺陳世子偃師公子招又歸罪

於公子過而殺之皆以討亂告故亦稱人以殺在位故稱其大夫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以上殺簒立者三諸簒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於會而稱爵故未會諸侯者皆名之不成之為君也皆稱人以殺者以其弒君代立非有司法守之所能治而

國人得而討之也傳言州吁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又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是州吁之簒國人皆不與也所以石碏得信討賊之義蔡人殺五父而立其所出雍廩殺無知以報其虐名雖公而事則私其稱蔡人亦與稱國人義異春秋君弒而能以義討賊者唯衛人為正故特書月以别之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以上外殺大夫稱人者二此稱人者衆辭傳謂穆襄之族及戴氏之族是也詳見變文特筆二篇

四十一夫人出書歸

文十八年冬十月夫人姜氏歸于齊崇上子卒月

以上魯夫人歸于父母之國者一傳曰夫人出曰歸于某文夫人以襄仲殺其子而立宣公故歸其父母之國而老焉與罪出者不同然亦絶于魯故曰歸事與內女非罪出書來歸同當同書月

四十三公夫人出奔言孫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以上公孫一夫人孫二啖氏曰公夫人不可斥言奔

公羊傳曰内諱奔謂之孫今案夫人尊與君同故同

稱孫然婦人非罪不奔與國君見出於其臣者不同

故經不日以別之

四十三諸侯出奔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蒙上事月）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

奔楚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來奔為下日敗月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以上諸侯出奔六來奔三去其國一有所辯則名去國不反名皆從史文不言出奔言去其國乃特筆其說皆別見諸侯出奔月衛侯衎臣出君特書日紀侯大去以下失國者皆不月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吴

以上未踰年諸侯出奔一失位喪國故不稱子踰年出奔一微弱不能自定國人以名赴弑君簒位出奔一未會諸侯故不稱爵皆不月異成君也凡國滅君奔别見大夫出奔有筆削見後篇

四十四 公子入國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哀十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以上公子入國四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令案許叔以繼絕入故稱字說在變文篇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以篡入故不稱公子皆從史文

四十五 外大夫以邑叛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以上外大夫書入邑以叛者四入國以叛者一樂大心不言叛者蒙上文從可知也
四十六以地來奔非卿亦書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以上邾莒大夫以地來奔者三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又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黑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今案邾小國雖其卿名氏亦不登于策此皆以受其叛邑書若郕伯來奔則以稱君故不書其地義各有所重史不徒錄實也

四十七出奔大夫入國賊其國稱復入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以上大夫自外入國者一復入邑者一復入國入邑

者一鄭良霄志復私讎宋魚石晉欒盈挾仇敵害宗

國故書之不同說見末篇

四十八諸侯相執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以上諸侯相執四用之一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故凡執恒稱人晉獻公襲執天子三公而滅其封國罪大於相執執齊桓伯略不及西莫能正也宋襄圖伯而執滕子用鄫子以宣其虐故

子魚謂其得死爲幸小邾世服於宋於是見執而春秋將終世無盟主久矣以策書大體所當存示錄小國而已

四十九盟主執諸侯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　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以上盟主執諸侯六盟主有討罪之義故雖稱人以執與諸侯相執同文而事異其道有得失故筆削之旨或稱侯以執說見變文篇唯襄二十六年晉人為衛孫氏故會澶淵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之而經不書者為臣執君不可以訓故削而不錄在存策書大體中為變例之三

五十中國執夷狄之君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以上中國執夷狄之君一歸于楚者楚人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人有辭且以師臨上雒故趙孟執蠻子歸之楚雖敗亡之餘羣臣能輯睦以事其君晉外失諸侯而彊家内訌自知非楚敵也

五十一夷狄會而執中國之君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以上夷狄會而執中國之君一宋公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不度德量力而致楚子于盂於是見執而國受兵盖不知有出爾反爾之戒者也於楚曷足議焉凡會執別稱人此蒙諸侯言之說見謹華夷篇

五十三夷狄相執

昭四年夏楚人執徐子

以上夷狄會而相執一此申之會也徐為夷久矣既

世事楚而又服于吴徐子又吴出也故楚人執之
五十三大夫見執則書至非專使不稱行人從公還
不書至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蒙日辛月
二十四年春婼至自晉
以上大夫出疆見執書至一傳曰行人言使人也婼
如晉謝取邾師見執故稱行人凡大夫行不書至降
於君也被執則書至謹事變重國卿也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昭十三年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蒙上事月　十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以上大夫從公見執者二不稱行人非專使也凡大夫從公不書伐鄭之役行父從公以僑如之譖見執而書平丘之會意如從公以邾莒之訴見執而書雖見執也苟從公歸則不書行父從公歸意如踰年乃得歸也凡大夫出入從公不書執則書與公將不言

師師敗則稱師義同皆國史成法行父執書月著例

五西王臣見執自我而行則書還接我書至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

以上王臣書如書執書至者一單伯以王命為魯請子叔姬如齊見執還又過魯故書之一如吾大夫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以上戎執王臣以歸一由魯聘還見執故書變執言

伐乃修春秋之辭說見變文篇

五五外大夫見執非專使不稱行人非卿雖殺之

不書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以上外執大夫五鄭祭仲宋人誘而執之鄭詹齊人
以伯令名而執之陳轅濤塗執于師衛喜執于會
宋仲幾執于京師故皆不稱行人宋執祭仲使立庶
簒適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專執于京師皆書
月以異之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八年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七年秋齊人執衛

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以上外執大夫四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見執石買如晉以伐曹見執樂祁犂如晉以宋久不來聘見執衛侯欲叛晉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使執之以侵我皆以專使往故稱行人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以上楚執行人殺之一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楚人

執而殺之宣十四年鄭人殺楚使申無畏不書非卿也

五十六外放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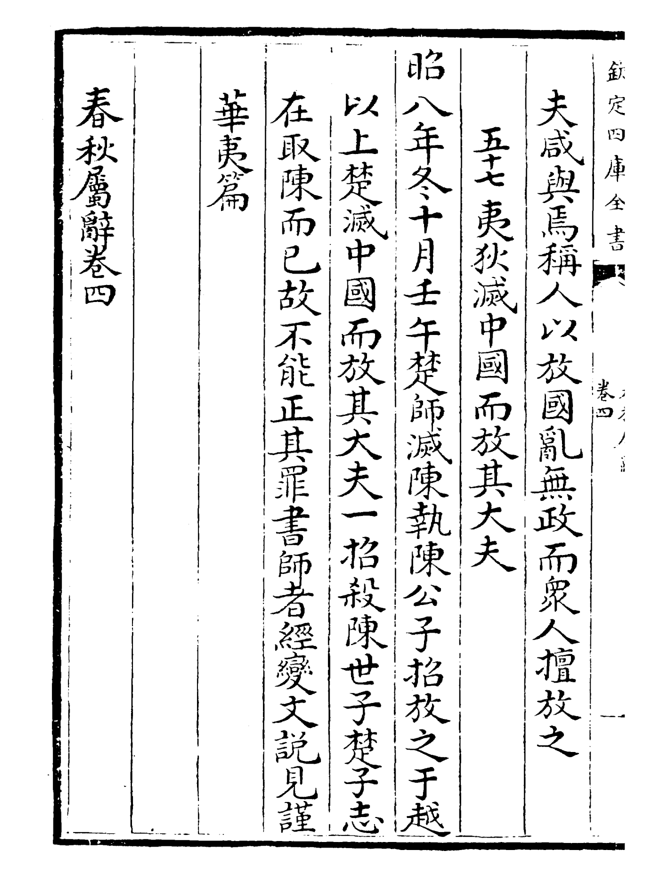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哀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上外放大夫二放謂棄置於此而不得他適舜放

驩兜于崇山蓋古有此法薛氏曰諸侯不得專放書

放其大夫僭天子之事也呂氏曰稱國以放君與大



夫咸與焉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

五十七 夷狄滅中國而放其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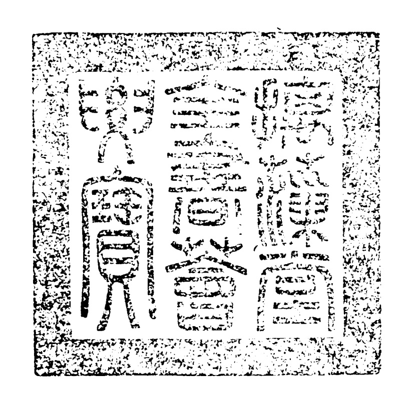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以上楚滅中國而放其大夫一招殺陳世子楚子志

在取陳而已故不能正其罪書師者經變文說見謹

華夷篇

春秋屬辭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屬辭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屬辭卷五

元 趙汸 撰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五

五十八公朝覲始行則書皆稱如既成禮則稱朝在道而還書其復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以上成公如京師者一朝天王也周禮大宗伯以賔

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嵗一見甸服二嵗一見男服三嵗一見采服四嵗一見衛服五嵗一見要服六嵗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而已東遷諸侯不臣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不復朝天王魯君再書朝王所一書如京師皆以晉故而非特朝也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過天子而不朝故始行則書如京師凡内出朝聘但書如始行則書

之未成禮之辭也據魯君如晉至河而復者六魯臣如京師如齊不至而復者各一始行不果彼國必成其禮也此杜氏說得之或謂魯之朝聘非誠非禮故但書如由不知策書之體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以屬辭比事見得失而不以褒貶修辭此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非特朝可見通十二公唯成公一如京師則魯君久闕朝覲之禮亦可見不待變文而後為譏也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

同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朝于王所蒙上盟日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以上僖公朝王所者二晉文踐土溫二會皆以天子在焉而諸侯就朝既成禮而後書故言朝凡朝王例日壬申其著例也踐土不日者與盟同日也溫會不月故朝王有日而無月也春秋有為下事月者此不為朝王月以見因會而朝非會則不朝也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以上僖公如齊者三二朝伯主一繼齊好也東遷諸侯大行人殷聘世朝之禮久廢唯以小朝大而已故隱桓莊之世小國之君往往來朝於魯而魯未嘗往朝大國以當時大國皆齊等故也桓公創霸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

齊合傳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法葢齊桓伯業既成之後會于甯毋始定其制以為諸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已晉文公伯業甫定而卒故僖公未嘗朝晉晚年一朝齊昭復修齊好也凡公外如不月以四時首月行則書之不書至乃筆削之法說在後篇

文三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冬公如晉

以上文公如晉者二朝伯主也傳言晉文公季年諸侯朝晉衛成不朝故文公元年晉襄伐衛二年亦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魯人恥之經没公如晉不書而處父去族以晉文伯業之盛踐土之盟溫之會僖公皆在焉又嘗受其曹田嘗使大夫一聘一拜田而弗身朝之晉文卒乃朝齊文公即位亦聘齊以圖昏而不通晉好於是見討而朝以取辱則亦比而不周之過也此在存策書大體中為變例

之四說見變文篇三年晉人悔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公如晉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行父如晉八月襄公卒其後公一如晉朝靈公十五年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侯受賂不克伐齊公遂舍晉而屈於齊矣此魯君於文襄世伯朝聘之實也而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豈文襄嘗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故諸侯有不盡從其令者乎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

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春秋之世小國朝魯魯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閒世不朝遲速皆無常凖左氏唯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子大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為傳而不知其制實始於齊桓爾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

守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大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所職為得中蓋成周之禮非唯左氏不能詳當時名大夫如叔向亦不得其真也

宣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以上宣公如齊者五四朝一奔喪齊惠非盟主比值晉伯中衰宣公簒立以濟西田賂齊為平州之會以定其位故終身謹於事齊不朝聘于晉黑壤之會晉

人止公以賂免不得與盟既葬敬嬴則比歲朝齊齊歸其所賂田又親奔喪晚歲不悅齊頃乃背齊好晉反覆皆以私也

成三年夏公如晉　四年夏公如晉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十八年春公如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　四年冬公如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十二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

以上成公襄公如晉者九朝盟主也襄公如楚者一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成公即位爲齊故臧孫許及晉景盟于赤棘二年齊侯伐我值郤克有齊怨魯四卿同出會晉師大敗齊師于鞌盟于袁婁晉由此復振諸侯叛者皆服而魯自是專事晉矣成公朝景者三三年拜汶陽之田四年特朝晉侯見公不敬歸而欲結楚以叛晉季文子不可而止蓋以齊侯既朝晉晉厚齊則薄魯也八年晉侯果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十年弔喪晉厲新立疑公貳於楚止公送
葬侯使楚者還驗實公請受盟而歸晉悼立公聞其
賢遽往朝之甫歸而士匄來拜朝襄公即位晉又先
來聘故公朝悼者四三年始朝四年朝而聽政八年
聽朝聘之數晉侯亦使士匄來拜公之辱蕭魚之後
晉來拜師公復往朝悼公待諸侯有禮故公謹於事
晉也晉平為魯故合諸侯同圍齊執邾子削其田以
歸魯故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末年晉楚

合成趙武屈建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請二國之從諸侯交相見公遂朝楚而及陳鄭許之君送楚康之葬于西門之外晉伯日衰而華夷相亂矣故如楚特書月以異之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春公如晉　七年三月公如楚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五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

乃復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以上昭公如晉者二昭公定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昭公如楚者一皆朝也昭公之世晉衰已甚然不敢不朝者晉承世伯之餘威其彊猶足以軋諸侯也楚靈章華之名亦不敢不往者晉既以諸侯予楚魯不能拒也然公當晉平末年再如晉一不納者辭弔少姜也三朝晉昭再不見納再朝晉頃復不見納則以

晉政多門而魯之土地人民皆三家有之晉人謂公不能為有無也據昭十二年穀梁傳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唯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己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以叛且奔也穀梁此說必有所傳可補左氏之闕後公孫于齊一再如晉次于

晉地之乾侯而晉人終不肯助公反國則由晉大夫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故也定公受國季孫其見畀於晉也宜自是終春秋魯君無外朝矣

五九公外如非朝則直言其事

桓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以上桓公與夫人如齊者一莊公託事如齊者二古

者諸侯非朝覲會同不踰竟春秋之初齊魯同等之國不相朝齊桓始伯亦不能得諸侯之朝桓公牽於淫妻莊公急取齊女故皆如齊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策書實錄而善惡見矣此外唯莊公親迎以合禮入内逆女類昭公失國在外如齊者再如晉者再非朝别見

六十夫人越竟始行則書皆言如以事往言其事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以上夫人歸寧者一禮父母在歳一歸寧文公夫人出姜齊昭之女當父母在而歸得禮之正然内女來寧得禮經皆不書夫人尊與君同故出入必書所謂存策書之大體也雜記言諸侯夫人奔喪之禮甚詳春秋夫人無以奔喪書者而每以他事書如内女亦多以他事書來蓋周衰禮廢久矣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

人姜氏如莒

以上夫人如齊師一如齊一如莒二文姜桓公夫人莊公之母也禮婦人無外事傳曰書姦也凡夫人行不月苟以王月行則書之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為下事月）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以上夫人以事行者四時莊公幼不知有不共戴天

之雝夫人因得託國事會齊侯內以愚其子外以遂其姦魯之臣子軋於彊齊之勢而不敢議此敝笱載驅之詩所由作也金氏曰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雝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唯徇其母之欲盖制於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不雝也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以上夫人以事行者一淮之會魯取項齊人止公聲姜會桓公于卞雖以國事行非文姜比而會諸侯非婦人之事故皆不以入盟會類

六十一 諸侯相如告則書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以上諸侯相如者二外相如不告兩君之好非有禍福勝敗之事也苟皆告而書之則亦不勝書矣齊侯

鄭伯如紀欲以襲之紀魯婚姻國欲求援於魯故具其事以告州公如曹國危不復為將來魯故亦先以告焉皆與相朝以為好者事異而州公失國與紀侯去國則同史皆承赴書之所以見二國危亡之故而不在於相朝也說又見末篇

六十二内大夫出聘始行則書皆言如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以上内大夫如京師者四三聘一拜錫命也周制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謂大宗伯朝覲以下六禮貢謂小行人春入貢也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小國於大國有朝則無聘諸侯不朝貢天子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侯之伉也觀傳記晉韓宣子聘于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王曰

辭不失舊則諸侯於天子言聘非舊制可知由周室既衰雖聘問之禮亦不能常故左氏不復辯然不失為實錄也鄭氏因以釋周官時聘殷覜誤矣隱桓之世王室來聘者五來賵者一來求者二錫桓公命一而魯君臣三世不享覲於王庭至僖公二十八年因晉文盟會始兩朝王所又明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而魯始聘京師遂聘晉是魯之朝聘天子皆以晉故也文公元年王使來會葬僖公又來錫公命故得臣

如京師拜而王使又來含賵成風來會葬矣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而毛伯來求金於是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宣公之世王使來徵聘故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子已為報聘來矣外傳載成公將朝王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而史不書者大夫從公例不書此為公行告朝非實聘傳言其享覲之禮薄是也觀春秋所書則王室懷諸侯有過於成周而魯之事周不能比齊晉蓋下陵上替之日久矣自成至

哀五君唯襄公末年叔孫豹一如京師昭公末年叔鞅葬景王而止中國無伯則諸侯復散不復知有王室而王室亦絶意於諸侯也然説春秋者唯知朝聘不行為有罪而不知聘問亦非諸侯事天子之禮則豈聖人制作之意哉凡魯臣為弔喪會葬如京師者三別見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以上内大夫如陳者一初交聘也周禮諸侯之邦交

歳相問也殷相聘也東遷禮廢隱桓之世無交相聘者凡為結盟致夫人通嗣君而聘者左氏猶有所考然皆不報非交聘其禮不備故不答也齊桓始伯魯與陳皆同盟于幽而陳相原仲與季友有舊故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而冬季友即如陳報聘傳曰始結陳好也春秋之初唯二國之聘得邦交遺意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以上内大夫如宋者四皆聘也一為言蕩意諸而往故宋不答成五年報宋聘襄二年通嗣君二十年報宋聘凡通嗣君不答聘故宋元公立亦來聘以通嗣君也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以上内大夫如衛者一報元年之聘也文成之世衛皆嘗一來聘此年冬又來聘魯皆不報以其有故而

非專聘也詳見衛使來聘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以上内大夫如邾者一傳曰聘而修平也邾自宣成以來世朝于魯襄四年魯屬鄫而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六年莒卒滅鄫魯知外患未已故釋怨以修好于邾時襄公幼孟獻子叔孫穆叔為政庶能克己者矣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二

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秋叔老如齊

昭九年秋仲孫玃如齊

定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以上內大夫如齊者九僖公初年二如齊聘伯主也

末年及文元年二如齊雖事晉猶不忘齊好且求昏

也文末年一如齊晉伯中衰齊懿要公為穀之盟故
遂往拜盟也宣公之臣如齊者別見成公自鞌戰後
齊頃屢同盟會故僑如請修前好齊復叛晉見伐魯
亦會晉圍齊齊怨深矣而齊莊新立同盟澶淵故叔
老聘齊釋怨修好也襄公之末年齊景新立即使慶
封來聘以通嗣君自是禮意久曠故昭公初年孟僖
子如齊傳曰殷聘禮也至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犯
之叛齊又致郈故州仇如齊其後叔還莅景公盖景

公末年更結魯以叛晉也凡魯臣以弔喪會葬出者
別見齊大國近魯而世為姻魯雖事晉不忘齊好事
之宜也恃晉而慢齊以來侵伐非禮非義危國喪師
之道也至於叛晉則非一國之故矣

莊三十二年冬公子慶父如齊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季孫行父如
齊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夏為下

辛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以上內大夫如齊者八莊公薨慶父弑子般如齊為自託之計文公薨遂與得臣如齊為殺適立庶之謀宣公立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既會于平州而公位以定遂又如齊拜成此四臣六如齊皆非為聘問出也為其事不合書故但言如時魯卿唯挾齊以固寵柄國而不修晉好故黑壤之會晉人止公公還事齊

愈篤既身奔喪又使貴卿會其葬行父既聘新君歸父又如齊謝伐邾而謀莒汲汲然自結于齊以有惡於晉故也此魯臣之如齊與他公事盟主厚姻隣者不同故别見于此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十一
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
晉　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十
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二十
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八年秋仲孫羯如晉　二
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冬季孫宿如晉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八年夏叔弓如晉　二十三年春叔孫婼如晉為下日辛月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以上内大夫如晉二十五僖之末年一如晉聘晉文也一如晉拜曹田也文五年六年二如晉既改盟亟聘晉襄也十五年一再如晉為齊難故告于晉而晉靈受齊賂不克伐齊魯遂屈於齊矣宣公為齊所立

不復聘晉其羸之年歸父一如晉欲以晉去三桓也
成公立遂背齊盟晉既敗齊于鞍於是君臣堅於事
晉六年一如晉命伐宋也一如晉賀遷也十一年晉
厲新立一如晉報郤犨之聘且涖盟也晉悼公立既
使士匄來聘拜成公之朝襄公即位晉又先來聘故
襄公事晉尤謹其臣凡九如晉四年報元年荀罃之
聘五年覲鄫世子於晉而鄫卒為莒滅六年如晉聽
命也九年報士匄拜朝之聘十六年會平公湨梁之

後聘晉且言齊故也十九年同圍齊之後拜師也二十四年賀克欒氏也二十八年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二十九年報士鞅之聘也昭公之世三家益專公不得為政其臣五如晉二年報韓起之聘也致少姜之襚也六年拜莒田也八年賀虒祁也二十三年為取邾師晉人來討而往聽命也定公之世家臣柄國二卿如晉一獻鄭俘一報夫人之聘陽虎為之也凡拜田告難聽命雖伯國皆言如為其事不合書也

以皆從伯之事故不別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以上內大夫如楚者一莊文襄之世楚皆一來聘而魯不報説見後昭公之世晉益不競楚圍驕侈求諸侯於晉以會于申而魯不至於是使叔弓聘焉明年遂啓彊來名公矣如楚乞師別見

六十三內大夫以其事出者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如非卿不書名氏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以上內大夫以事外如者四大夫越竟葬外大夫納幣致女使卿行皆非禮國無儲積而至於告糴其失政可知然事皆可書故直書以見其失納幣史不書使卿則書之杜氏曰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無納

幣者文闕絶也蓋不知此義説見後宋使來納幣下

僖五年夏公孫玆如牟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以上内大夫外如非聘而不言事者四傳曰公孫玆如牟娶焉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聲伯如莒逆也季公若之姊為

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今考陳自季友女叔交聘之後未嘗繼好使魯人果以修好而聘陳無不報之禮襄公之世聘宋者二一通嗣君一報其聘昭十二年宋元公立來聘以通嗣君而已昭公之世三家分魯聘晉聘楚之外無修好姻隣之禮何能專聘于宋如季孫如陳叔孫如宋或因逆而私覿或因逆而聘則有之葢季孫所娶者宋公之女則假君命以聘而逆焉亦因逆而

聘也左氏謂二子皆因聘而逆非事實矣古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昬禮則大夫昬禮與士不同其書已亡不知得親迎與否禮重大昬而國卿非一人以君命行宜不為過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於公而行故書于策見國卿出入之重也然不可直書逆女者嫌為君逆也季孫人臣而使卿逆彊僭甚矣以其事不可㑹故但言如也杜氏於兹與嬰齊亦皆言因聘而逆乃非左氏之失魯於齊等之國非報聘結盟通嗣

君未嘗専聘牟莒小國何聘之有内臣書如不必皆

聘明矣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以上歸粟者一不稱名氏者諸大夫非卿名氏不登

于策則直書所為之事而已蔡侯與諸侯同盟于滐

䶩而能以吳子敗楚師入郢時吳尚在楚魯以同盟

故歸粟于蔡

六十四凡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言來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

文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哀二年夏滕子來朝

以上滕君朝魯者五自隱至襄滕之書卒者三君隱七年卒者未嘗來朝來朝隱桓者不見書卒以國小禮薄故自降而稱子宣九年卒即來朝文公者成十

六年卒者不朝于魯其後朝襄公而與襄公同三駕之會且來奔喪者滕成公也於是魯亦使卿會其葬滕悼公在位二十五年而不朝于魯昭公失政故也定公卒滕頃又來會葬朝哀公者滕隱也終三君魯皆會其葬周制諸侯朝覲玉帛以命數為節滕侯爵國徵不能備禮而又近於魯不可不朝其大國之當朝者尚多故自貶其爵以來朝則當時小國所以事大者可知矣是時若杞薛皆自貶其爵既貶其爵以

事大國又能量力以供伯主之政令每盟會則滕薛杞以次序莒邾下而滕最後亡唯薛自一朝隱之後終春秋不復朝魯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為下會月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成四年春杞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以上杞君朝魯者六毋來朝子者一杞侯來朝魯人以為不敬而入杞明年杞求成公會杞侯于郕又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為德公夫人二十七年德公將來朝而先之以伯姬虞不敬也於是始降而稱伯僖公五年伯姬來朝其子蓋德公欲朝嗣君而懼不見禮故姬與子來欲託其子於魯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是為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卒又降而稱子矣二十七年其弟桓公

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公子

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據晉女叔侯曰杞夏餘而即

東夷杞人以爵尊國貧雜用夷俗事或有之然魯人

所謂不共無禮者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爾明年伯

姬又來釋怨求平也杞雖先代之後蓋微於滕薛每

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為莒人伐取其邑其

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於淮夷豈有財貨

可以為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

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託其子於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于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為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文十二年桓公為絕叔姬來朝再娶魯女亦稱叔姬後宣公以杞不朝伐之成四年為叔姬欲歸魯來朝叔姬來歸而卒又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成公末年自晉還杞桓復來朝間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後晉以悼夫人故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於是杞文公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蓋始終稱伯者杞君自貶抑之意稱於他國皆然其閒或稱子者魯人之所卑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彊既昏于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六君魯皆會其葬不敢侵暴之矣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以上紀君朝魯者一紀國近齊而紀侯娶于魯時齊鄭合謀襲紀六年夏紀侯會公于成以謀齊難公不能救於是乎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又告不能無何紀季姜歸為天王后而魯主其昏蓋魯為紀謀意謂齊人必不敢滅王后之家爾齊僖雖彊橫猶知有天子終身不復圖紀其子兇惡無極故紀卒亡於齊魯亦無如之何也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成七年夏曹伯來朝為下事月

襄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

以上曹君來朝者四使其世子來朝一射姑來朝之明年曹伯卒魯會其葬自是終春秋書卒書葬者十一君射姑即莊公也赤墓羈莊三十二年卒不書凡三世不朝于魯以方從齊桓之盟會也一再朝文公

曹文也朝成公者曹宣也又一世爲負芻不來朝朝襄公者曹武也自後至國亡凡六世皆不朝魯而昭定之世不卒不葬者二君曹國於晉宋衛鄭之間自從齊桓盟會即班莒上鄭下其朝事於魯如此則於諸大國可知矣而文十五年齊侯侵我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於我也其後卒滅於宋則當時小國之不亡者亦幸而已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以上穀鄧之君朝魯各一穀鄧皆近楚小國二年蔡鄭懼楚嘗會于鄧以謀之遠慕上國同時來朝書名說見末篇鄧後為楚所滅穀不知所終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以上鄫君見使來朝者一鄫子雖娶于魯而不敢來朝者微陋不能成禮也於是僖公因季姬來寧責以鄫子不朝止季姬而絶之故季姬遇鄫子使之來朝明年季姬再歸于鄫又明年卒鄫雖與魯為昏而卒

葬不見於經鄫君再世斃于邾人盖小國之最微者然魯後嘗屬鄫而鄫卒為莒滅魯亦不能存之也魯之力不足以存姻隣小國而唯責其不朝來朝者又責以不敬策書實錄而僖公不仁可見矣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為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又說見第二篇

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以上郜君朝魯者一傳言郜文王之子聃季之弟後

不知所終

襄七年春郯子來朝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

以上郯君朝魯者二郯少皡氏之後也宣四年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則郯近莒小國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則亦嘗結昏于魯故宣公為之伐莒取向也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八年晉以郯事吳會諸侯伐之晉悼公既以諸侯會吳人于戚於是郯子始來朝也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六年夏邾子來朝為卒月下日　十八年秋邾子來朝為薨月下日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為事月下

以上邾君朝魯者六邾本魯附庸而國日以彊隱公初立及儀父為蔑之盟既而為宋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同朝于魯十七年公及儀父盟于趡既而及宋伐邾故僖文之世邾不來朝僖伐邾者

三文伐邾者一而後邾亦伐我南鄙宣公之世小國諸侯朝魯者皆不至而邾子獨釋怨來朝者時諸侯皆事晉而宣公為齊所立不事晉而事齊邾子貜且齊出也故獨來朝焉後又朝成以繼好邾宣既立即來朝明年又來朝嗣君蓋自宣以來於是再世無間於魯也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六年叔孫豹如邾聘且修平邾人閒我有齊莒之難伐我南鄙晉為溴梁之會為我故執邾子莒子邾子歸而卒邾悼

立邾人復與齊更伐我晉既合諸侯圍齊乃再執邾子取邾田以歸魯而邾自是不敢窺魯矣二十二年邾畀我來奔二十七年齊景公使慶封來聘明年邾子亦來朝昭元年悼公卒魯會其葬昭之末年邾快來奔黑肱以濫來奔邾莊公立三十四年不朝于魯定三年卒魯會其葬大蒐于比蒲也邾子來會公明年隱公來朝夏來奔喪隱桓之世其曲在魯以衆暴寡也襄之初年其曲在邾恃齊也邾既削而其臣多

叛齊亦日衰定哀之閒邾雖自卑以事魯而三家伐邾不已入邾以邾子益來春秋之世苟彊足以兼弱則無所不至也非齊與吳伐魯以救邾則邾滅於此時矣

莊五年秋郳黎來來朝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襄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以上小邾之君朝魯者五小邾者邾之别封未命已來朝既受命又來朝閒兩世乃來朝襄公而伯主盟會征伐無役不同矣昭三年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滕曹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觀此則當時大國之接小國一崇一卑在其好惡而已小邾微陋名謚無所考唯傳此年見之後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則

小邾盖服於齊宋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以上邾牟葛世子同時來朝稱人者一杜氏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今案郳黎來來朝稱名蕭叔朝公稱字知此稱人必非其君凡朝必以禮接於廟非諸侯不言朝曹伯使其世子來朝杞伯姬來朝其子皆是子代父來行禮知此稱人者

亦是其世子凡來朝同時俱至必以先後行禮若滕侯薛侯是也陳氏項氏皆謂此與滕薛皆譏旅見自參以上貶人之非也傳言滕薛爭長明非旅見隱以攝君不以禮即位不爵命大夫衛侯來會葬不敢見而謂隱僭天子之禮非人情也桓雖非賢然次齊龥則用周班賔曹大子則以上卿當時號魯秉周禮謂桓僭天子之禮亦非人情也如楚雖僭王猶夏其會諸侯亦曰用齊桓而已楚猶不敢僭天子之禮以臨

諸侯而況魯乎魯君朝而稽首於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於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猶且不敢而況旅朝乎學者不知春秋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泥於一字襃貶而失其情實去春秋遠矣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以上蕭君朝公者一蕭宋附庸叔者其君之字未王命稱字若邾儀父是也蕭於魯本無朝事之禮時齊

桓公與公在穀而蕭去穀近蕭君來就穀朝伯主因併朝公公在外故不言來國史主記君禮苟與吾君接雖在外必書或謂交譏之過矣

六十五諸侯以事來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來夷狄言來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以上齊君來獻捷者一齊桓欲身下諸侯以成伯業故假獻捷至與國以成兩君之好說者謂齊侯實使

人來非也若使人來當書齊人若其卿來當書名氏春秋以禮法修辭茍非齊侯身來成禮安敢直書齊侯來乎史亂名實應不至此經猶書月亦所以異之也

襄三十一年冬滕子來會葬為下葬月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　秋滕子來會葬為下葬月

以上諸侯來奔喪者一來會葬者二喪禮諸侯相於遣人弔喪會葬而已奔喪臣子所施於君父助葬必

執紼故非天子諸侯不親奔喪會葬東遷諸侯以事
天子之禮事大國故魯宣公奔齊惠之喪晉楚皆嘗
止魯君送葬子大叔對士景伯曰晉之喪事敝邑之
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則鄭伯嘗送晉侯之葬魯鄭
既以此事齊晉則小國如邾滕亦以此事魯無足怪
者然滕子來會葬而魯亦遣卿會其葬邾子來奔喪
而魯反侵暴之已甚魯長滕卑邾有自來矣
成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以上杞君來逆妻喪者一叔姬無罪而自絕于杞失婦人從一之義杞伯以事魯故違禮逆出妻之喪以歸皆書月者異其事也

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

以上畿内諸侯來者一祭與魯同出周公故非王命而來其宗國魯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不言朝王臣無外交來不言朝與來聘不言使同皆禮之所不得言也凡畿内諸侯來皆書月以别於列國之君及他言

來者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以上畿内諸侯自外來者一以王臣接故不言朝復於曹故不言來奔承上文故不言州公古史簡奥若此傳言如曹遂不復則寓於曹也杜氏云留魯不去非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以上東夷小國來者二白狄來者一夷狄不能以朝禮見魯不廟受故不言朝書來與祭伯同而義異春秋不嫌同辭介葛盧不見公亦書說在辭從主人篇

六十六王使來聘皆稱使以事來者言其事在喪不稱使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以上天王使聘魯者七聘隱桓者桓王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東遷諸侯不共王職而王室乃屢下聘雖下聘猶不享覲於是乎有求賻求車之使矣莊公再主王姬之昏莊王嘗錫命桓公而僖王無使至魯聘僖公者襄王也僖公兩朝王所而王使其

冢宰兼三公者來聘於是魯始上聘京師則以晉文之伯也文公之世襄王錫公命歸成風含且賵且來會葬故不復下聘於是王未葬來求金矣頃王匡王無使至魯定王來徵聘宣公乃使仲孫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子來報仲孫蔑之聘也成公之世定王志崩不志葬而簡王且來錫公命靈王景王無使於襄昭定公之末敬王使來歸脤而已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以上王使來歸賵者一周禮大行人歸賵以交諸侯之福入春秋無歸賵者盖屢聘而不來錫命而不朝賵妾母會之葬而王命愈褻固無以歸賵為也自王季子來聘後王臣不至於魯則幣帛之將命者不給而襃恤之典亦不足懐諸侯矣於是敬王使來歸賵王室之情可見也以歸賵之書見春秋於王命無不書者矣來聘歸賵皆王者所得以交於下故皆不月以别於錫命來求弔葬之非禮

莊元年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蒙陳侯卒月）

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蒙葬僖公月）

成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名伯來錫公命

以上王使來錫命三錫桓公者追錫也禮諸侯嗣位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賜之黻冕圭璧謂之受命周官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儐是也末世諸侯喪畢不朝有請命者而後有來錫命有生不請命者而後有追錫之命追錫桓公者莊王也桓不朝聘天子而王

追錫之者桓身戕於齊而天子使魯主王姬之昏夏
王姬至魯秋築王姬館于外於是齊魯之仇始聞于
天子故王追錫桓公命以振恤之錫文公命者襄王
也錫成公命者簡王也襄昭而後無復錫命而傳載
襄十二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昭七年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
公他國猶有其事也其追命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則追錫

桓公亦此類錫成公命書月著例也凡冡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他皆倣此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元年春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以上王使來弔喪者二會葬者二周禮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諸侯告喪王室來

弔有常制矣而春秋所書唯此四事者魯不以時告喪也惠公之喪王室聞之而後來弔故緩且併歸仲子之賵者黄先生曰惠公再娶時嘗請命于朝故王室知有仲子惠公薨魯人不告喪于京師隱公攝立亦不請于天子故王室併歸仲子之賵以警告之明其子之貴當立也僖公嘗朝聘故王使來會葬文公欲追崇妾母而以成風之喪告于天子故成風薨在前年十一月而正月王使即至又來會葬也魯於天

王葬有不會而成風之喪王汲汲然弔而會其葬以此見魯君之喪或不告或告不以時則王室亦不以禮來弔爾王不稱天說在變文篇歸賵含書月著例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以上王使來求者三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求賻以平王崩而魯人遂不復會葬求車以桓

王將崩備喪具也而桓王七年始葬求金之歲叔孫得臣始會葬襄王以後無來求者矣求車書月求賻求金不月者非王命也

六十七外臣來聘皆稱使私相為好不稱使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以上陳使聘魯者一說見前公子友如陳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以上祭叔聘魯者一祭與魯同出周公故來聘魯祭

叔者祭公之弟不言天王使則非王命矣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無其禮則不得襲其文與卿為君逆不稱使同或槩言王臣私相為好非也自非天子諸侯不得言聘祭畿内諸侯故得以聘書志其實也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以上齊使聘魯者五齊僖聘魯者再隱七年結艾之盟桓三年致夫人故魯皆不荅聘齊昭來聘一報公子遂之聘也齊惠受賂立宣公其結援以私而不交聘齊頃來聘一宣十年即位而魯往聘故來報也齊靈與魯有怨朝聘禮絶齊莊新立魯始修好于齊而莊不報齊伐晉而魯為晉侵齊故也齊景襄二十七年立即來聘通嗣君也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為盟下月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以上晉使聘魯者十一晉景來聘二成三年尋盟八年言伐郯晉厲來聘一十一年冬涖盟晉悼來聘四十八年即位而拜朝襄元年聘嗣君八年拜公之辱十二年拜師晉平來聘三二十六年召公討衛二十九年拜城杞昭二年韓宣子為政而聘與國也頃公二十一年即位來聘通嗣君也晉自景而後始來聘魯文襄之伯雖受魯朝聘而不報也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

聘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以上宋使聘魯者四共公來聘二四年通嗣君時成公立未久故報其聘八年聘共姬為將納幣因聘而納采也故魯不報襄十五年平公來聘尋盟元公昭十一年即位來聘通嗣君也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三年冬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為盟下月

以上衛使聘魯者四成公來聘一成公見執於伯主幾不免焉僖公為請於王與晉侯而釋之數年之間衛罹外患未已於是衛始服於晉國勢稍安而武子來聘以拜僖公之賜故魯不報衛定成三年立來聘且尋盟衛獻來聘新君故七年報之而林父來聘且

尋盟凡尋盟之聘不報也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以上鄭使聘魯者一鄭僖以二年即位來聘通嗣君也終春秋魯未嘗聘鄭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以上秦使聘魯者一秦穆既使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於是又來聘且言伐晉故張氏謂其用遠交近攻之術終春秋魯不聘秦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以上楚使聘魯者三楚成即位欲窺上國故來聘使介辭命未能成禮魯不廟受故稱人齊桓方有事於楚故魯不報楚穆欲圖中國於是伐鄭而魯會晉救鄭故來聘始能成禮故書之同中國魯方事晉故不報襄公二十八年如楚楚康卒郟敖立又明年來聘

以聘報朝也嫌於伯者故特書月以異之詳見謹華夷篇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以上吳使聘魯者一晉既通吳吳子餘祭欲窺上國故來聘未至魯而吳子弑於閽魯後雖服於吳然有職貢而無聘

六十八 外臣以事來者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來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以上鄭使來歸魯地一凡來歸田邑皆不月鄭莊以其先祖助祭之賜邑易田結魯為亂故月以異之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以上晉使來言者一晉景既得齊故使魯反所取田于齊歸田本合書史直文為韓穿來言故也凡來乞師有筆削别見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以上宋使來納幣一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

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請期以上五者皆不應使卿亦不書于策當時以納幣方契成或有重其事而使卿者在春秋唯宋魯各一見蓋史以國卿納幣踰制書而非為志昏禮也傳釋華元來聘曰聘共姬也釋公孫壽來納幣曰禮也杜氏因謂昏聘不應使卿納幣應使卿皆循傳為說而非經意夫六禮之外豈復别有昏聘蓋華元因聘而納采既以聘行則重在聘自合使卿魯桓宣成皆娶于齊不書卿納幣尚應

使卿而不使寧不獲戾于大國乎觀傳記晉侯執陳

無宇之事可見矣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以上楚使來獻捷一楚成執宋公伐宋使來獻捷以

威魯楚子變文稱人筆削之法也凡變文皆别為篇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以上齊臣來者一時吾君幼不以賓禮接故不言使

季友以兩臣相見故不書名傳言其情曰省難史錄

大體但言來比而觀之則齊桓不早平魯亂以致閔
公再弑其失自見
宣五年冬齊髙固及子叔姬來
以上外大夫及吾女來者一内女非夫人歸寧不書
此以髙固偕子叔姬反馬非禮書杜氏曰禮送女留
其送馬謹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氏曰士
昏禮婦車出於夫家諸侯嫁女自乘其家之車故大
夫以上有留車反馬之事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

義也唯高固不宜親行爾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時叔姬初嫁未合歸寧

六十九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以上秦人來歸禭一策書之法凡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皆稱人二傳謂之微者秦穆始假弔贈以通好于魯來者非卿故書人凡書人來皆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以上齊人來歸俘一文姜請于齊襄以說魯

文十五年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以上齊人來歸吾女為其夫人者一齊人終以王故許單伯請而來歸子叔姬史録其事與單伯如齊相為本末故與直出者異文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以上齊人來歸田一齊景會夾谷之後歸魯田結叛

晉也傳言夾谷之會魯要齊歸汶陽之田故齊人來歸三邑杜氏曰三邑即汶陽田也

七十事無專使不言來公在外受之言歸我

文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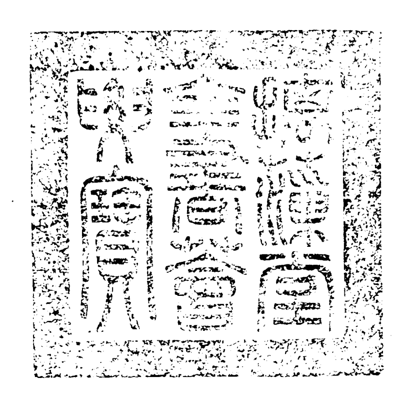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哀八年冬齊人歸讙及闡

以上齊歸內大夫喪一歸田二仲遂公孫嬰齊皆卒于外喪至不書者本以使出喪還無假君命公孫敖

以奔出必有君命喪乃得還史以君命書之而世卿之彊可見矣齊人為孟氏謀飾棺寘諸堂阜惠叔請于朝取而殯之故言歸不言來孔氏曰非有專使持來是矣齊惠以宣公事齊之專故還所賂之田公在齊受之故言歸我齊悼以魯入邾以邾子益歸故取二邑至是魯歸邾子益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於魯無專使故亦言歸而已或生他義者非

春秋屬辭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